



中村進午文庫
文庫 5
980
1



所屬 1188
部門
番 57 1

面

所屬
部 9035
卷 1
小番

昭和五年一月十六日
中村本天氏贈寄

昭和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法学部研究室より移管

聊齋志異卷九目錄

雲蘿公主

甄后

宦娘

阿繡

小翠

細柳

鍾生

夢狼

天宮

冤獄

劉夫人

神女

湘裙

女子進士博士記念圖書

聊齋志異卷九目錄

文庫 5
980
1

聊齋志異卷九

早稻田大学

圖書館藏書

淄川 蒲松齡 留仙 著

新城 王士正 貽上 評

雲蘿公主

安大業盧龍人生而能言母飲以犬血始止既長韶秀顧影無儔又慧能讀世家爭婚之母夢曰兒當尚主信之至十五六迄無驗亦漸自悔一日安獨坐忽聞異香俄一美婢奔入曰公主至卽以長氈貼地自門外直至榻前方駭疑間一女郎扶婢肩入服色容光映照四堵

婢卽以繡墊設榻上扶女郎坐安倉皇不知所爲鞠躬
便問何處神仙勞降玉趾女郎微笑以袍袖掩口婢曰
此聖后府中雲蘿公主也聖后屬意郎君欲以公主下
嫁故使自來相宅安驚喜不知置詞女亦俯首相對寂
然安故好棋楸枰嘗置坐側一婢以紅巾拂塵移諸案
上曰主日晚此不知與粉侯孰勝安移坐近案主笑從
之甫三十餘着婢竟亂之曰駙馬負矣歛子入奩曰駙
馬當是俗間高手主僅能讓六子乃以六黑子實局中
主亦從之主坐次輒使婢伏坐下以背受足左足踏地

則更一婢右伏又兩小鬟夾侍之每值安凝思時輒由
一肘伏肩上周圍未結小鬟笑云駙馬負一子婢進曰
主惰宜且退女乃傾身與婢耳語婢出少頃而還以千
金置榻上告生曰適主言居宅湫鄙煩以此少致修飾
落成相會也一婢曰此月犯天刑不宜建造月後吉女
起生遮止閉門婢出一物狀類皮排就地鼓之雲氣突
出俄頃四合冥不見物索之已杳母知疑以爲妖而生
神馳夢想不能復捨急於落成無暇禁忌刻日敦迫廊
舍一新先是有灤州生袁大用僑寓鄰坊投刺於門生

素寡交托他出又窺亡而報之後月餘門外適相值二十許少年也官絹單衣絲帶烏履意甚都雅畧與傾談頗甚溫謹悅之揖而入請與對奕互有贏虧已而設酒畱連談笑大懽明日邀生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待殷渥有小童十二三許拍板清歌又跳擲作劇生大醉不能行便令負之生以其纖弱恐不能勝袁強之僮綽有餘力荷送而歸生奇之次日犒以金再辭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數日輒一過從袁爲人簡默而慷慨好施市有負責鬻女者解囊代贖無吝色生以此益重之過數

日詣生作別贈象箸楠珠等十餘事白金五百用助興作生反金受物報以束帛後月餘樂亭有仕宦而歸者橐貲克剋盜夜入執主人燒鐵錯灼劫掠一空家人識袁行牒追捕鄰院屠氏與生家積不相能因其土木大興陰懷疑忌適有小僕竊象箸賣諸其家知袁所贈因報大尹尹以兵繞舍值生主僕他出執母而去母哀邁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復飲食尹釋之生聞母耗急奔而歸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殮甫畢爲捕役執去尹見其年少溫文竊疑誣枉故恐喝之生實述其交往

之由尹問何以暴富生曰母有藏鏹因欲親迎故治昏室耳尹信之具牒解郡鄰人知其無事以重金賂監者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曳近削壁將推墮之計逼情危時方急難忽一虎自叢莽中出嚙二役皆死銜生去至一處重樓疊閣虎入置之見雲蘿扶婢出淒然慰弔曰妾欲畱君但母喪未卜窀穸可懷牒到郡自投保無恙也因取生胸前帶連結十餘扣囑云見官時拈此結而解之可以弭禍生如其教詣郡自投太守喜其誠信又稽牒知其寃銷名令歸至中途遇袁下騎執手備言情

况袁憤然作色默不一語生曰以君風采何自污也袁曰某所殺皆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卽遺於路者不拾也君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鄰豈可畱在人間耶言已超乘而去生歸殯母已柴門謝客忽一夜盜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殺戮止畱一婢席卷貨物與僮分攜之臨去執燈謂婢汝認之殺人者我也與人無涉並不啟關飛簷越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捉生去邑宰詞色甚厲生上堂握帶且辨且解宰不能詰又釋之既歸益自韜晦讀書不出一跛屣執炊而已服

既闕日掃階庭以待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視之內
外陳設煥然矣悄揭畫簾則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
手曰君不信數遂使土木爲災又以苦塊之戚遲我三
年琴瑟是急之而反以得緩天下事大抵然也生將出
貲治具女曰勿復須婢探櫝肴羹熱如新出於鼎酒亦
芳冽酌移時日已投暮足下踏婢漸都亡去女四肢嬌
惰足股曲伸似無所着生狎抱之女曰君暫釋手今有
兩道請君擇之生攬項問故曰若爲棋酒之交可得三
十年聚首若作牀第之歡可六年諧合耳君焉取生日

六年後再商之女乃默然遂相燕好女曰妾固知君不
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蓄婢媼別居南院炊爨紡織
以作生計北院中並無烟火惟棋枰酒具而已戶常闔
生推之則自開他人不得入也然南院人作事勤惰女
輒知之每使生往譴責無不具服女無繁言無謔笑與
有所談但俯首微哂每並肩坐喜斜倚人生舉而加諸
膝輕如抱嬰生日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難但
婢子之所爲不屑耳飛燕原九姊侍兒屢以輕佻獲罪
怒謫塵間又不守女子之貞今已幽之閣上以錦襦布

滿冬未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皆着輕縠生爲製鮮衣
強使着之踰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於壓骨成癆一日
抱諸膝上忽覺沉倍曩昔異之笑指腹曰此中有俗種
矣過數日顰黛不食曰近病惡阻頗思烟火之味生乃
爲具甘旨從此飲食遂不異於常人一日曰妾質單弱
不任生產婢子樊英頗健可使代之乃脫裏服衣英閉
諸室少頃聞兒啼啟扉視之男也喜曰此兒福相大器
也因名大器細納生懷俾付乳媼養諸南院女自免身
腰細如初不食烟火矣忽辭生欲暫歸寧問返期荅以

三日鼓皮排如前狀遂不見至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
渺亦已絕望生鍵戶下幃遂領鄉薦終不肯娶每獨宿
北院沐其餘芳一夜輾轉在榻忽見燈火射窗門亦自
闢羣婢擁公主入生喜起問爽約之罪女曰妾未愆期
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自譔告以秋捷意主必喜女愀
然曰烏用是儻來者爲無足榮辱止折人壽數耳三日
不見入俗幃又深一層矣生由是不復進取過數月又
欲歸寧生殊淒戀女曰此去定早還無煩穿望且人生
離合皆有定數擗節之則長恣縱之則短也既去月餘

卽返從此一年半輒一行往往數月始還生習爲常亦不之怪又生一子女舉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棄甫周歲急爲卜婚諸媒接踵問其甲子皆謂不合曰吾欲爲狼子治一深圈竟不可得當令傾敗六七年亦數也囑生日記取四年後侯氏生女左脇有小贅疣乃此兒婦當婚之勿較其門地也卽令書而誌之後又歸寧不復返生每以所囑告親友果有侯氏女生有疣贅候賤而行惡衆咸不齒生竟媒定焉大器十七歲及第娶雲氏夫妻皆孝友父鍾愛之可棄漸

長不喜讀輒偷與無賴博賭恒盜物償戲債父怒撻之卒不改相戒隄防無所得遂夜出小爲穿窬爲主所覺縛送邑宰宰審其姓氏以名刺送之歸父見其繫之楚掠慘棘幾於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忿恚得疾食銳減乃爲二子立析產書樓閣沃田悉歸大器可棄怨怒夜持刀入室將殺兄悞中嫂先是主有遺袴絕輕與雲拾作寢衣可棄欲之火星四射大懼奔去父知病益劇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棄益肆年餘所分田產畧盡赴郡訟兄官審知其人斥逐之兄弟

之好遂絕又踰年可棄二十有三候女十五矣兄憶母言欲急爲完婚召至家除佳宅與居迎婦入門以父遺良田悉登籍交之曰數頃薄產爲若蒙死守之今悉相付吾弟無行寸草與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於新婦若能令改行無憂凍餓不然兄亦不能填無底壑也侯雖小家女然固慧麗可棄雅畏愛之所言無敢違每出限以晷刻過期則詬厲不與飲食可棄以此少斂年餘生一子婦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腴數頃母子何患不溫飽無夫焉亦可也會可棄盜粟出賂婦知之彎弓於

門以拒之大懼避去窺婦入逡巡亦入婦操刀起可棄返奔婦逐砍之斷幅傷臂血沾襪履忿極往訴兄兄不禮焉寃慚而去過宿復至跪嫂哀泣求生容於婦婦決絕不納可棄怒將往殺婦兄不語可棄忿起操戈直出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故作此態實不敢歸也使人覘之已入家門兄始色動將奔赴之而可棄已屏息出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牀上覓得厨刀可棄懼曳戈反走婦遂出門外始返兄已得其情故詰之可棄不言惟向隅泣目盡腫兄憐之親

率之去婦乃納之俟兄出罰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盆賜之食自此改行爲善婦持籌握算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已後年七旬子孫滿前婦猶時將白髮使膝行焉

異史氏曰得妻如婦遭之者如疽附於骨死而後已豈不毒哉然砒附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見臟腑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

甄后

洛城劉中堪少鈍而淫於典籍恒杜門攻苦不與世通一日方讀忽聞異香滿室少間珮聲甚繁驚顧之有美人入簪耳光采從者皆宮粧劉驚伏地下美人扶之曰子何前倨而後恭也劉益惶恐曰何處天仙未曾拜識前此幾時有侮美人笑曰相別幾何遂爾悽悽危坐磨磚者非子也耶乃展錦幃設瑤漿促坐對飲與論今古之事博洽非常劉茫茫不知所對美人曰我只赴瑤池一回宴耳子歷幾生聰明頓盡矣遂命侍者以湯沃水晶膏進之劉受飲訖忽覺心神發徹旣而曛暮從者盡

去息燭解襦曲盡歡好未曙諸姬已復集美人起粧容如故鬢髮修整不再理也劉依依苦詰姓字荅曰告郎不妨恐益君疑耳妾甄氏君公幹後身當日以妾故罹罪心實不忍今日之會亦聊以報癡情也問魏文安在曰不不過賊父之庸子耳妾偶從富貴者遊戲數載遇卽不置念慮彼曩以阿瞞故久滯幽冥今未聞知反是陳思爲帝典籍時一見之旋見龍輿止於庭中乃以玉指合贈劉作別登車雲推霧覆而去劉自是文思大進然追念美人凝想若癡歷數月漸近羸殆母不知其故

憂之家一老嫗忽謂劉曰郎君意頗有所思否劉以其言微中不能隱應曰唯唯嫗言郎作尺一書我能郵致之劉驚喜曰子有異術向日昧於物色果能之不敢忘也折簡爲函付嫗便去半夜而返曰幸不悞事初登其門門者以我爲妖欲加繫繫我出郎君書彼乃將去少頃喚入夫人亦歛歔自言不能復會便欲裁荅我言郎君羸憊非一字所能瘳也夫人少沉思乃釋筆云煩先報劉郎當卽送一佳婦去臨行又囑適所言乃百年之計但無妄傳便能永久劉喜伺之明日果有老嫗率一

女郎詣母所容色絕世自言陳氏女其所出名司香願求作婦母愛之議聘更不索貲坐待成禮而去惟劉心知其異陰問女係夫人何人荅云妾銅雀故伎也劉疑其爲鬼女曰非也妾與夫人俱隸仙籍偶以罪過謫墮人間夫人已復舊位妾謫限未滿夫人請之天曹暫使給役去爾皆在夫人故得常侍燕簪耳一日有瞽媼牽黃犬丐食其家拍板俚歌女出窺立未定犬斷索咋女女駭走羅襟已斷劉以杖逐擊之犬猶怒齟齬頃刻碎嚼如麻瞽媼捉領毛縛之去劉入視女驚顏未定曰

卿仙人何乃畏犬曰君自不知犬乃老瞞所化蓋怒妾不守分香之戒也劉聞之欲買而杖斃之女曰不可上帝所罰何得擅誅居二年見者皆驚其艷而審所從來殊涉恍惚於是共疑爲妖母詰劉劉亦微道其異母大懼戒使絕之劉不聽母陰覓術士來作法於庭方規地爲壇女慘然曰本期白首今老母見疑自分義絕矣要我去亦復匪難而豈禁咒所能遣耶乃東薪蒸火拋置堦下瞬息烟蔽房屋對面相失有聲震擊如雷旣而烟滅見術士七竅流血而死入室則女已渺呼媼問之媼

亦不知所之矣。劉始告母嫗蓋孤也。

異史氏曰：始於袁，終於曹，而後注意於公幹。仙人不應若是，然平心而論，奸瞞之篡子，何必有貞婦哉！犬賭故妓，應大悟分香賣履之癡，固猶然。姑之耶？嗚呼！奸雄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已。

宦娘

溫如春，秦之世家也。少癖嗜琴，雖逆旅未嘗暫舍。客晉經田古寺，繫馬門外，將暫憩止，入則有布衲道人，趺坐廊間，筇杖倚壁，花布囊琴。溫觸所好，因問亦善此耶？道

人云：顧不能工，願就善者學之耳。遂脫囊授溫。溫視之，紋理佳妙，畧一勾撥，清越異常，喜爲撫一短曲。道人微笑，似未許可。溫乃竭盡所長，道人哂曰：亦佳，亦佳，但未足爲貧道師也。溫以其言夸，轉請之。道人接置膝上，裁撥動，覺和風自來，又頃之，百鳥羣集，庭樹爲滿。溫驚極，拜請受業。道人三復之，溫側耳傾心，稍稍會其節奏。道人試使彈，點正疎節曰：此塵間已無對矣。溫由是精心刻畫，遂稱絕技。後歸秦，離家數十里，日已暮，暴雨莫可投止。路傍有小村，趨之不遠，審擇見一門匆匆遽入，登

其堂間若無人俄一女郎出年十七八貌類神仙舉首見客驚而走入溫時未耦繫情殊深俄一老嫗出問客溫道姓名兼求寄宿嫗言宿當不妨但少牀榻不嫌屈體可藉藁少選以燭來展草鋪地意良殷問其姓氏荅云趙姓又問女郎何人曰此宦嫗老身之猶子也溫曰不揣寒陋欲求援繫如何嫗慙曰此卽不敢應命溫詰其故但云難言悵然遂罷嫗旣去溫視藉草腐溼不堪臥處因危坐鼓琴以消永夜雨旣歇冒雨遂歸邑有林下部郎葛公喜文士溫偶詣之受命彈琴簾內隱約

有眷客窺聽忽風動簾開見一及笄人麗絕一世蓋公有女小字良工善詞賦有艷名溫心動歸與母言媒通之而葛以溫勢式微不許然女自聞琴後心竊傾慕每冀再聆雅奏而溫以姻事不諧志乖意阻絕跡於葛氏之門矣一日女於園中拾得舊箋一折上書惜餘春詞云因恨成癡轉思作想日日爲情顛倒海棠帶醉楊柳傷春同是一般懷抱甚得新愁舊愁刻盡還生便如青草自別離只在奈何天裏度將音曉今日箇蹙損春山望穿秋水道裏已拚棄了芳衾如夢玉漏驚魂要睡何

能睡好漫說長宵似年儂視一年比更猶少過三更已是三年更有何人不老女吟咏數四心好之懷歸出錦箋莊書一通置案間讀時索之不可得竊意爲風飄去適爲經閣門過拾之謂良工作惡其詞蕩火之而未忍言欲急醺之臨邑劉方伯之公子適來問名心善之而猶欲一睹其人公子盛服而至儀容秀美葛大悅款延優渥旣而告別坐下遺女爲一鈎心頓惡其儂薄因呼媒而告以故公子亟辯其誣葛弗聽卒絕之先是葛有綠菊種吝不傳良工以植閨中溫庭菊忽有一二株化

爲綠同人聞之輒造廬觀賞溫亦寶之凌晨趨視於畦畔得箋寫惜餘春詞反覆披讀不知其所自至以春爲已名益惑之卽案頭細加丹黃評語褻嫺適葛聞溫菊變綠訝之躬詣其齋見詞便取展讀溫以其評褻奪而揆莎之葛僅睹一兩句蓋卽閣門所拾者也大疑並綠菊之種亦猜爲良工所贈歸告未久使通諳良工良工涕欲死而事無驗見莫可取實夫人惡其迹益彰計不如以女歸溫葛然之遙致溫溫喜極是日招客爲綠菊之宴焚香彈琴良夜方罷旣歸寢齋值聞琴自作聲初

以爲僚僕之戲也。既知其非人，始自溫。溫自詣之，果不妄。其聲裊裊，似將效已，而未能者，燕火暴入，杳無所見。溫攜琴去，則終夜寂然。因意爲狐，固知其願拜門牆也。者遂每夕爲奏一曲，而設絃任操，若爲師。夜夜潛伏聽之。至六、七夜，居然成曲。雅足聽聞。溫既親迎，各述曩詞。始知締好之由，而終不知所由來。良工聞琴鳴之異，往聽焉，曰：「此非狐也。」調悽楚，有鬼聲。溫未深信。良工因言其家有古鏡，可鑑魑魅。嬭日遣人取至，伺琴聲既作，握鏡遽入。火之，果有女子在。倉皇室隅，莫能復隱。細審之。

趙氏之宦娘也。大駭窮詰之，泣然曰：「代作塞修，不爲無德。何相逼之甚也！」溫請去鏡，約勿避。諾之。乃囊鏡。女遙坐曰：「妾太守之女，死百年矣。少喜琴箏，箏已頗能，詣之獨此技。未有嫡傳，重泉猶以爲憾。惠顧時得聆雅奏，傾心向往，又恨以異物不能奉衣裳。陰爲君膺合佳偶，以報眷顧之情。劉公子之女，烏惜餘春之俚詞，皆妾爲之也。酬師者不可謂不勞矣。夫妻咸拜謝之。宦娘曰：「君之業妾思過半矣，但未盡其神理，請爲妾再鼓之。」溫如其請，又曲陳其法。宦娘大悅，曰：「妾已盡得之矣。」乃起辭欲。

去良工故善箏聞其所長願一披聆宦娘不辭其調其譜並非塵世所能良工擊節轉請受業女命筆爲繪譜十八章又起告別夫妻挽之良甚宦娘悽然曰君琴瑟之好自相知音薄命人烏有此福如有緣再世可相聚耳因以一卷授溫曰此妾小像如不忘媒妁當懸之臥室快意時焚香一炷對鼓一曲則兒身受之矣出門遂沒

阿繡

海州劉子固十五歲時至葢省其舅見雜貨肆中一女

子姣麗無雙心愛好之潛至其肆托言買扇女子便呼其父父出劉意沮故折閱之而退遙覷其父他往又趨之女將覓父劉止之曰無須但言其價我不靳直耳女如言故昂之劉不忍爭脫貫逕去明日復往又如之行數武女追呼曰反來適僞言耳價奢過當因以半價返之劉益感其誠蹈隙輒往由是日熟女問郎君何所以實對轉詰之自言姚氏臨行所市物女以紙代裹完好已而以舌舐粘之劉懷歸不敢復動恐亂其舌痕積半月爲僕所窺陰與舅力要之歸意惓惓不自得以所市

香帕脂粉等類密置一篋無人時輒開戶自檢一過觸類凝思次年復至蓋囊裝甫解卽趨女所至則四字闔焉失望而返猶意暫出未復蚤起又赴之屢如故問諸鄰居始知姚原廣寧人以貿易無重息故暫歸去又不審何時可以復來神志乖喪居數日怏怏而歸爲之卜婚屢梗母議母怪怒之僕私以曩情告母母益防閑之蓋之途由是遂絕劉忽忽不樂減食廢學母憂思無計念不如從其志於是刻日辦裝使如蓋轉寄語舅媒合之舅承命詣姚踰時而返謂劉曰事不諧矣阿繡已字

廣寧人劉低頭喪志心灰望絕旣歸捧篋嚔泣而徘徊癡念冀天下有似之者適媒來艷稱復州黃氏女劉恐不確命駕至復入西門見北向一家兩扉半開內一女郎怪似阿繡再屬目之且行且盼而入直是無訛劉大動疑因僦居東鄰細詰其家爲李氏反復凝念天下寧有如此相似者耶居之數日莫可資緣惟日晚晚伺候於其門以冀女郎復出一日日方夕女果出忽見劉卽反身掩扉以手指其後又復掌及額乃入劉喜極但不能解凝想移時信步詣舍後見荒園寥廓西有短垣畧

可及肩豁然頓悟遂蹲伏露草中久之有人自牆上露其首小語曰來乎劉諾而起細視真阿繡也因而大慟涕墮如縷女隔堵探身以巾拭其淚所以慰藉之良殷劉曰自計不遂自謂今生已已何意復有今夕顧卿何至此曰李氏妾表叔也劉詰踰垣女曰君先歸遣從人他宿妾當自至劉如其教坐伺之少間女悄然入妝飾不甚炫麗袍衫猶舊劉挽坐備道艱苦因問聞卿已字何未醮也女曰言妾受聘者妾也家君以道里賒遠不願附公子爲婚姻此或舅氏託言以絕君望耳既就枕

席欸接之懽不可言喻四更遽起過牆而去劉自是如復之初念悉忘而旅居半月絕不言歸一夜僕起伺馬見室中燈燭猶明窺之望見阿繡大駭不敢詰主旦訪市肆始反而詰劉曰夜與往還者何人也劉初諱之僕曰此第岑寂鬼狐之數公子亦宜自愛彼姚家女郎何爲而至於此劉始覷然曰西鄰其表叔有何疑沮僕言我已訪之最審東鄰止一孤嫗西家一子尚幼別無密戚所遇當是鬼魅不然焉有數年之衣尚未易者且其面色過白兩頰少瘦笑處無微滿不如阿繡美劉反覆

回思乃大懼曰且爲奈何僕謀俟其來操兵入擊之至
暮女不語劉曰知君見疑然妾亦無他不過了此夙分
耳言未已僕排闥驟入女呵曰可棄而兵速具酒與主
人言別僕自投其刃若或奪焉劉益恐強設酒僕女談
笑如常謂劉曰悉君心事方且圖效綿薄何勞伏戎妾
雖非阿繡頗自謂不亞之君視之猶否耶劉身毛俱豎
默不得語女聽漏三催把鏡一呷起曰我且去待花燭
後再與君家美人較優劣也轉身遂去劉信狐言逕如
蓋怨舅之誑已也亦不舍於其家寓近姚氏託媒自通

曾以重賂姚妻言小郎爲覓婿於廣寧君翁以是故去
就否良不可知須彼旋時方可作計較劉聞之徬徨無
以自主惟堅守以伺其歸踰十餘日忽聞兵警猶以訛
傳自解又久之信益急乃趣裝行中途遇亂主僕相失
爲偵者所擄以劉文弱疎其防盜馬亡去至海州界見
一女子蓬髻垢耳步履蹉跎劉馳過之女子呼曰馬上
劉郎非乎劉停鞭審顧蓋阿繡也心仍訝其爲狐曰汝
眞阿繡耶女問何出此言劉述所遇女曰妾眞阿繡非
廣寧者父攜妾自廣寧歸遭變被虜授馬屢墮忽一女

子握腕趣遁荒竄軍中亦無詰者女子健步若駛苦不能從百步而屢屢褰焉久之聞號嘶漸遠乃釋手曰別矣前皆坦途可緩行愛汝者將至宜與同歸劉知是狐惑之因述其畱蓋之故女言其叔爲擇壻於方氏未委禽而亂適作劉始知舅言非妄攜女馬上疊騎歸入門則老母無恙大喜繫馬而入述所自來母亦喜爲之盥濯粧竟容光煥發益喜曰無怪癡兒魂夢不忘也遂設榻褥使從已宿又遣人赴蓋書於姚不數日姚夫婦俱至卜吉成禮乃去劉藏篋舊封儼然有粉一函啟之

化爲赤土異之女掩口曰數年之盜今始發覺矣爾日見郎任妾包裹更不審及真偽故以此相戲耳方笑嬉間一人舉簾入曰快意如此當謝塞修矣劉視之又一阿繡也急呼母母及家人悉集無有能辨識者劉回首亦迷注目移時始揖而謝之女子索鏡自照赧然趨出尋之已渺矣夫妻感其義爲位於室而祀之一夕劉醉歸室暗無人方自挑燈而阿繡至劉挽問何之笑曰酒臭熏人使人不耐如此盤詰誰作桑中迷耶劉笑捧其頰女曰郎視妾與狐姊孰勝劉曰卿過之然皮相者不

能辨也。已而闔扉相狎，俄有叩關者，女起笑曰：「君亦相皮者也。」劉不解趨啟門，則阿繡入，大愕。始悟適與語者，狐也。暗中猶聞笑聲。夫妻望空而禱，祈求現相。狐曰：「我不願見阿繡，問何不另化一貌？」曰：「我不能，問何故？」不能。曰：「阿繡吾妹也，前世不幸夭殂，生時與余從母至天宮，見西王母，心竊愛慕，歸卽刻意效之。妹子較我慧，一月神似我，學三年而後成，然終不及也。今已隔世，自謂過之，不意猶昔耳。我感汝兩人誠意，故時一相過。今且去矣，遂不復言。自此三五日輒一來，一切疑難悉決之，值

阿繡歸寧，來常數日不去。家人皆懼避之。有亡失則華妝端坐，插玳瑁簪數寸長，朝家人而莊語之。所竊物夜當送至某所，不然頭痛大作，勿悔。天明果於某所得之。三年後絕不復來，偶失金帛，阿繡效其裝束以嚇家人，亦屢效焉。

小翠

王太常越人，總角時晝臥榻上，忽陰晦，巨霆暴作，一物大於貓，來伏身下，展轉不離。移時晴霽，物卽逕去。視之非貓，始怖。隔房呼兄，兄聞喜曰：「弟必大貴，此狐來避雷。」

還助也。後果少年登進士，以縣令入爲侍御，生一子元
豐，經癡，十六歲不能知牝牡，因而鄉黨無與爲婚。王憂
之，適有婦人率少女登門，自請爲婦，視其女嫣然展笑，
真仙品也。喜問姓名，自言虞氏女小翠，年二八矣。與議
聘金，曰：「是從我糠覈不得飽。」一日，置身廣廈，役婢僕，厭
膏粱，彼意適我，願慰矣。豈賣菜也，而索直乎？夫人悅，優
厚之。婦卽命女拜王及夫人，囑曰：「此爾翁姑，奉事宜謹。」
我大忙，且去。三數日當復來。王命僕馬送之，婦言鄉里
不遠，無煩多事，遂出門去。小翠殊不悲戀，便卽奩中翻

取花樣，夫人亦愛樂之。數日婦不至，以居里問女，女亦
慙然不能言其道路，遂治別院，使夫婦成禮。諸戚聞，拾
得貧賤家兒作新婦，共笑嫻之。見女皆驚，羣議始息。女
又甚慧，能窺翁姑喜怒，王公夫婦寵惜過於常情。然惕
惕焉，惟恐其憎子癡，而女殊懽笑，不爲嫌弟善謔刺布
作圓，跣蹠爲笑，着小皮靴，蹠去數十步，給公子奔拾之。
公子及婢恒流汗相屬。一日，王偶過園，約然來，直中面
目，女與婢俱歛迹去。公子猶踴躍奔逐之，王怒，投之以
石，始伏而啼。王以狀告夫人，夫人往責女，女惟俛首微

笑以手刮牀。既退，慙跳如故。以脂粉塗公子，作花面如鬼。夫人見之，怒甚，呼女詬罵。女倚几弄帶，不懼亦不言。夫人無奈之，因杖其子元豐大號。女始色變，屈膝乞宥。夫人怒頓解，釋杖去。女笑拉公子，公子入室，代撲衣上塵，拭眼淚，摩挲杖痕，餌以棗栗。公子乃收涕以忻。女闔戶，復裝公子作霸王，作沙漠人，已乃艷服束細腰，扮虞美人，婆娑作帳下舞，或髻插雉尾，撥琵琶，丁丁縷縷然，喧笑一室。日以爲常。王公以子癡，不忍過責。婦卽微聞焉，亦若置之。同巷有王給諫者，相隔十餘戶，然素不相

能。時值三年大計，吏忌公握河南道篆，思中傷之。公知其謀，憂慮無爲計。一夕早寢，女冠帶飾家宰狀，剪素絲作濃髭，又以青衣飾兩婢爲虞候，竊跨廐馬而出。戲云：「將謁王先生，馳至給諫之門。」卽又以鞭撻從人，言曰：「我謁侍御王，寧謁給諫王耶？」回轡而歸。比至家門，門者悞以爲真，奔白王公。公急起承迎，方知爲子婦之戲，怒甚。謂夫人曰：「人方蹈我之瑕，反以閨閣之醜登門而告之。余禍不遠矣。」夫人怒奔女室，詬讓之。女惟慙笑並不置詞。撻之不忍，出之則無家。夫妻懊怨，終夜不寢。時家宰

某公赫甚其儀采服從與女偽裝無少殊別王給諫亦
悞爲真屢偵公門中夜而客未出疑冢宰與公有陰謀
次日早朝見而問曰昨夜相公至君家耶公疑其相譏
慙顏唯唯不甚響答給諫愈疑謀遂寢由此益交驩公
公探知其情竊喜而陰囑夫人勸女改行女笑應之逾
歲首相免適有以私函致公者誤投給諫給諫大喜先
託善公者往假萬金公拒之給諫自詣公所公覓巾袍
並不可得給諫伺候久怒公慢憤將行忽見公子衮衣
旒冕有女子自門內推之以出大駭已笑撫之脫其服

冕襍之而去公急出則客去已遠聞其故驚顏如土大
哭曰此禍水也指日赤吾族矣與夫人操杖往女已知
之闔扉任其詬厲公怒斧其門女在內含笑而告翁無
怒有新婦在刀鋸斧鉞婦自受之必不令貽害雙親翁
若此是欲殺婦以滅口耶公乃止給諫歸果抗疏揭王
不軌衮冕作據上驚駭之其旒冕乃梁黠心所製袍則
敗布黃紬也上怒其誣又召元豐至見其態狀可掬笑
曰此可以作天子耶乃下之法司給諫又訟公家有妖
人法司嚴詰臧獲並言無他惟顛婦癡兒日事戲笑鄰

里亦無異詞案乃定以給諫充雲南軍王由是奇女又以母久不至意其非人使夫人探詰之女但笑不言再復窮問則掩口曰兒玉皇女母不知耶無何公擢京卿五十餘每患無孫女居三年夜夜與公子異寢似未嘗有所私夫人昇榻去囑公子與婦同寢過數日公子告母曰借榻去憚不還小翠夜夜以足股加腹上喘氣不得又慣指人股裏婢媼無不粲然夫人訶拍令去一日女浴於室公子見之欲與偕笑止之諭使姑待既出乃更瀉熱湯於甕解其袍袴與婢扶入之公子覺蒸悶大

呼欲出女不聽以衾蒙之少時無聲啟視已死女坦笑不驚曳置牀上拭體乾潔加複被焉夫人聞之哭而入罵曰狂婢何殺吾兒女驟然曰如此癡兒不如無有夫人益悲以首觸女婢輩爭曳勸之方紛譟間一婢告曰公子叩矣夫人輟涕撫之則氣息休休而大汗浸淫沾浹袒裸食頃汗已忽開目四顧徧視家人似不相識曰我今回憶往昔都如夢寐何也夫人以其言不癡大異之攜參其父屢試之果不癡大喜如獲異寶乃還榻故處更設衾枕以覘之公子入室盡遣婢去早窺之則榻

虛設自此癡顛皆不復作而琴瑟靜好如形影焉年餘
公爲給諫之黨奏劾免官小有里悞舊有廣西中丞所
贈玉瓶價累千金將出以賄當路女愛而把玩之失手
墮碎慙而自投公夫婦方以免官不快聞之怒交口呵
罵女忿而出謂公子曰我在汝家所保全者不止一瓶
何遂不少存面目實與君言我非人也以母遭雷霆之
劫深受而翁庇翼又以我兩人有五年夙分故以我來
報曩恩了宿願耳身受唾罵擢髮不足以數所以不卽
行者五年之愛未盈今何可以暫止乎盛氣而出追之

已杳公爽然自失而悔無及矣公子入室睹其賸粉遺
釵慟哭欲死寢食不甘日就羸悴公大憂急爲膠續以
解而公子不樂惟求良工畫小翠像日夜澆禱其下幾
二年偶以故自他里歸明月已皎村外有公家亭園騎
馬經牆外過聞笑聲停轡使廐卒提鞚登鞍以望則二
女郎遨戲其中雲月昏濛不甚可辨但聞一翠衣者曰
婢子當遂出門一紅衣者曰汝在吾家園亭反逐阿誰
翠衣人曰婢子不羞不能作婦被人驅遣猶冒認物產
耶紅衣者曰索勝老大婢無主顧者聽其音酷類小翠

疾呼之。翠衣人去曰：姑不與若爭，汝漢子來。旣而紅衣人來，果翠也。喜極，女令登垣承接而下之。曰：二年不見，瘦骨一把矣。公子握手泣下，具道相思。女言妾亦知之，但無顏復見家門。今與大姊遊戲，又相邂逅，足知前因不可逃也。請與同歸，不可。請止園中，許之。遣僕奔白夫人，夫人驚起，駕肩輿而往，啟鑰入亭。女趨下迎拜，夫人捉臂流涕，力白前過，幾不自容。曰：若不少記榛梗，請偕歸。慰我遲暮。女峻辭不可。夫人慮野亭荒寂，謀以多人服役。女曰：我諸人悉不願見，惟前兩婢朝夕相從，不能。

無眷注耳。外惟一老僕應門，餘無所復須，悉如其言。

所復須悉如其言。

托公子養疴園中，日供食用而已。女每勸公子別婚，公子不從。後年餘，女睂目音聲漸與曩異，出像質之，迺若兩人大怪之。女曰：視妾今日何如？疇昔矣。公子曰：今日美則美，然較昔則似不如。女曰：意妾老矣。公子曰：二十餘歲人，何得速老？女笑而焚圖，救之已燼。一日謂公子曰：昔在家時，阿姑謂妾抵死不作繭，今親老，若孤妾實不能產育，恐誤君宗嗣，請娶婦於家。日晚，奉翁姑，君往來於兩間，亦無所不便。公子然之，納幣於鍾太史之家。

吉期將至女爲新人製衣履賞送母所及新人入門則言貌舉止與小翠無毫髮之異大奇之往至園亭則女已不知所在問婢婢出紅巾曰娘子暫歸寧畱此貽公子展巾則結玉珰一枚心已知其不返遂攜婢俱歸雖頃刻不忘小翠幸而對新人如覩故好焉始悟鍾氏之姻女預知之故先化其貌以慰他日之思云
異史氏曰一狐也以無心之德而猶思所報而身受再造之福者顧失聲於破甑何其鄙哉月缺重圓從容而去始知仙人之情亦更深於流俗也

細柳

細柳娘中都之士人女也或以其腰嫵可愛戲呼之細柳云柳少慧解文字喜讀相人書生平簡默未嘗言人臧否但有問名者必求一親窺其人閨人甚多但言未可而年十九矣父母怒之曰天下迄無良匹汝將以了角老耶女曰我實欲以人勝天顧久而不就亦吾命也今而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時有高生者世家名士聞細柳之名委禽焉既醮夫妻甚得生前室有遺孤小字長福時五歲女撫養周至女或歸寧福輒號啼從之呵

道所不能止年餘女產一子名之長佑生問命名之義
荅言無他但望其長依膝下耳女於女紅疎畧常不畱
意而於紡之東南視之多寡按籍而問惟恐不詳久之
謂生曰家中事請置無顧待妾自爲之不知可當家否
生如言半載而家無廢事生亦賢之一日生赴鄰村飲
適有追逋賊者打門而誅遣奴慰之弗去乃趣僮召生
歸隸旣去生笑曰細柳今始知慧女不若癡男耶女聞
之俯首而哭生驚挽而勸之女終不樂生不忍以家政
累之仍欲自任女又不肯晨興夜寐經紀彌勤每先一

年卽儲來歲之賦以故終歲未嘗見催租者一至其門
又以此法計衣食由此用度益紓於是生乃大喜嘗戲
之曰細柳何細哉眉細腰細凌波細且喜心思更細女
對曰高郎誠高矣品高志高文字高但願壽數尤高村
中有貨美材者女不惜重直致之價不能足又多方乞
貸於戚里生以其不急之物固止之卒弗聽蓄之年餘
里有喪者以倍貲贖諸其門生利而謀諸女女不可問
其故不語再問之熒熒欲瀟心異之然不忍重拂焉乃
罷又踰歲生年二十有五女禁不令遠遊歸稍晚童僕

招請者相屬於道於是同人咸戲謗之一日生如友人
飲覺體不快而歸至中途墮馬遂卒時方溽暑幸衣衾
皆所昔備里中始共服細娘智福年十歲始學爲文父
既歿嬌情不肯讀輒亡去從牧兒邀譙訶不改繼以夏
楚而頑寔如故母無奈之因呼而諭之曰既不願讀亦
復何能相強但貧家無冗人可更若衣便與僮僕共操
作不然鞭打勿悔於是衣以敗絮使牧豕歸則自掇陶
器與諸奴啖饘粥數日苦之泣跪庭下願仍讀母返身
向壁置不聞不得已執鞭嚙泣而去殘秋向盡體無衣

足無履冷雨沾濡縮頭如丐里人見而憐之納繼室者
皆引細娘爲戒積有煩言女亦稍稍聞之而漠不爲意
福不堪其苦棄豕逃去女亦任之殊不追問積數月乞
食無所憔悴自歸不敢遽入哀鄰嫗往白母女曰若能
受百杖可來見不然早復去福聞之驟入痛哭願受杖
母問今知悔乎曰悔矣曰既知悔無須撻楚可安分牧
豕再犯不宥福大哭曰願受百杖請復讀女不聽鄰嫗
憐之始納焉濯膚授衣令與弟帖同師勤身銳慮大
異往昔三年游泮中丞楊公見其文而器之月給常廩

以助燈火。怙最鈍。讀數年不能記姓名。母令棄卷而農。怙遊閒憚於作苦。母怒曰。四民各有本業。旣不能讀。又不欲耕。寧不溝瘠死耶。立杖之。由是率奴輩耕作。一朝晏起。則詬罵從之。而衣服飲食。母輒以美者歸。兄怙雖不敢言。而心竊不能平。農工旣畢。母出貲使學。負販怙淫賭。入手喪敗。詭托盜賊。運數以欺其母。母覺之。杖責瀕死。福長跪哀乞。願以身代。怒始解。自是一出門。母輒探察之。怙行稍斂。而非其心之所得已也。一日請母將從諸賈入洛。實借遠游。以快所欲。而中心惕惕。惟恐不

遂所請。母聞之。殊無疑慮。卽出碎金三十兩爲之具裝。未又以錠金一枚付之。曰。此乃祖宦囊之遺。不可用去。聊以壓裝備急可耳。且汝初學跋涉。亦不敢望重息。只此三十金得無虧負足矣。臨行又囑之。怙諾而出。忻忻意自得。至洛謝絕客侶。宿名娼李姬之家。凡十餘夕。散金漸盡。自以巨金在橐。初不以空匱爲慮。及取而斫之。則僞金耳。大駭失色。李姬見其狀。冷語侵客。怙心不自安。然囊空無所向往。猶冀姬念夙好。不卽絕之。俄有二入握索入。驟繫項領。驚懼不知所爲。哀問其故。則姬已

竊僞金去首公庭矣。至官不容置詞，梏掠幾死，收獄中。又無資斧，大爲獄吏所虐，乞食於囚，苟延餘息。初怙之行也，母謂福曰：「記取廿日後當遣汝至洛，我事煩恐忽忘之。」福請所謂，黯然欲悲，不敢復請而退。廿日而問之，歎曰：「汝弟今日之浮蕩，猶汝昔日之廢學也。我不冒惡名，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謂我忍，但淚浮枕簟，而人不知耳。因泣下。福侍立敬聽，不敢研詰。泣已，乃曰：「汝弟蕩心不死，故授之僞金以挫折之。今度已在縲紲矣，中丞待汝厚，汝往求焉，可以脫其死難，而生其愧悔也。」福立刻

而發。比入洛，則弟被逮已三日矣。卽獄中而望之，怙奄然而曰：「如鬼。」見兄弟不敢仰。福亦哭。時福爲中丞所寵，異故遐邇皆知其名。邑宰知爲怙兄，急釋怙。至家猶恐，母怒，膝行而前。母顧曰：「汝願遂耶？」怙零涕不敢復作聲。福亦同跪。母始叱之起，由是痛自悔。家中諸務經理維勤，卽偶惰，母亦不呵問之。凡數月，並不與言商賈，意欲自請而不敢，以意告兄。母聞而喜，并力質貸而付之半載而息倍焉。是年福秋捷，又三年登第，弟貨殖累巨萬矣。邑有客洛者，窺見太夫人年四旬，猶若三十許人而

衣故僕素類常家云

與史氏曰黑心符出蘆花變生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良可哀也或有避其謗者又每矯枉過正至坐視兒女之放縱而不一置問其視虐遇者幾何哉獨是日撻所生而人不以為暴施之異腹兒則指摘叢之矣夫細柳固非獨忍於前子也然使所出而賢亦何能出此心以自白於天下而乃不引嫌不辭謗卒使二子一貴一富表表於世此無論閨闈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

鍾生

鍾慶餘遼東名士也應南鄉舉開藩邸有道士知人休咎心向往之二場後至鈞突泉適相值年六十餘鬚長過胸皤然道人也集問災祥者如堵道士悉以微詞授之於眾中見生忻與握手曰君心術德行可敬也挽登閣上屏人語因問莫欲知將來否曰唯唯曰子福命至薄然今科鄉舉可望但榮歸後恐不復見尊堂矣鍾性至孝聞之涕下遂欲不試而歸道士曰若過此以往一榜亦不可得矣生云母死不見且不可復為人貴為卿相何加焉道士曰某夙世與君有緣今日必合盡力乃

以丸投之曰可遣人夙夜將去服之可延七日場畢而行母子猶及見也生藏之匆匆而去神志喪失因計終天有期早歸一日則多得一日之奉養攜僕貫驢卽刻東邁驢里許驢忽反奔鞭之不馴控之則蹶生無計躁汗如雨僕勸止之生不聽又貫他驢亦如之日已銜山莫知爲計僕又勸曰明日卽完場矣何爭此一朝夕乎請卽先主而行計亦良得不得已從之次日草草竣事立時遂發不遑啜息星馳而歸則母病綿惓下丹藥漸就痊可入視之就榻泣泣母搖手止之執手喜曰適夢

之陰司見王者顏色和霽謂稽爾生平無大罪惡今念汝子純孝賜壽一紀生亦喜數日果平健如故未幾聞捷辭母如濟因賂內監致意道士道士忻然出生便伏謁道士曰君旣高捷太夫人又增壽數此皆盛德所致道人何力焉生又訝其預知因而拜問終身道士云君無大貴但得耄耋足矣君前身與我爲僧侶以石投犬悞斃一蛙今已投生爲驢論前定數君當橫折今孝德感神已有解星入命固當無恙但夫人前世爲婦不貞數應少寡今君以德延壽非其所偶恐歲後瑤臺傾也

生惻然良久問繼室所在曰在中州今十四歲矣臨別囑曰倘遇危急宜奔東南後年餘妻病果死鍾舅令於西江舟遣往省卽以便途過中州將應繼室之讖偶適一村值臨河優戲士女甚雜方欲整轡趨過有一失勒牡驢隨之而行致驟蹄跌生回首以鞭擊驢耳驢驚大奔時有王世子方六七歲乳媼抱坐堤上驢冲過扈從皆不及防擠墮河中衆大譁欲執之生縱驢絕馳頓憶道士言極力趨東南約二十餘里入一山村有叟在門下騎揖之叟邀入自言方姓便詰所來生叩伏在地具

以情告叟言不妨請卽寄居此間當使微者去至晚得耗始知爲世子叟大駭曰他家可以爲力此真愛莫助之矣生哀不已叟籌思曰不可爲也請過宵聽其緩急尚可再謀生愁怖終夜不枕次日偵聽則已行牒譏察收藏者棄市叟有難色無言而入生疑懼無以自安中夜叟來叩扉入少坐便問夫人年幾何矣生以鰥對叟喜曰吾謀濟矣問之荅云姊夫慕道挂錫南山姊又謝世遺有孤女從僕鞠養亦頗慧以奉箕帚如何生喜符道士之言而又冀親戚密邇可以得其周謀曰小生誠

幸矣但遠方罪人深恐貽累丈人叟曰卽此爲君謀也
姊夫道術頗神但久不與人事矣合卺後自與甥女籌
之必合有計生益喜贅焉女十六歲艷絕無雙生每對
之歛歛女云妾卽陋何遂遽見嫌惡生謝曰娘子仙人
相耦爲幸但有禍患恐致乖違因以實告女怨舅乃非
人此彌天之禍不可爲謀乃不明言而陷我於坎窞生
長跼曰此亦生以死命哀舅舅慈悲而窮於術知卿能
生死人而肉白骨也某誠不足稱好逑然家門幸不辱
實倘得再生香花俱養有日耳女歎曰事已至此復何

辭然父自削髮招提兒女之愛已絕無已同往哀之恐
擔挫辱不淺也乃一夜不寐以瑣綿厚作蔽膝各以隱
着衣底然後喚肩輿入南山十餘里山遙迥折絕險不
復可乘下輿女跬步甚艱生挽臂曳扶竭蹶始得上達
不遠卽見山門共坐少憩女喘汗淫淫粉黛交下生見
之情不可忍曰爲某故遂使卿罹此苦女愀然曰恐此
尚未是苦困少蘇相將入蘭若禮佛而進曲折入禪堂
見老僧趺坐目若瞑一僮執拂侍之方丈中掃除光潔
而座前悉布沙礫密如星宿女不敢擇入跪其上生亦

從諸其後僧開目一瞻卽復合去女叅曰久不定省今女已嫁故偕堵來僧久之啟視曰妮子大累人卽不復言夫妻跪良久筋力俱殆沙石將壓入骨痛不可支又移時乃言曰將驟來未女荅言未曰夫妻卽去可速將來二人拜而起狼狽而行旣歸謹如其命不解其意但伏聽之過數日相傳罪人已得伏誅訖夫妻相慶無何山中遣僮來以斷杖付生云代死者此君也更囑瘞祭以解竹木之冤生視之斷處有血痕焉乃祝而葬之夫妻不敢久居星夜歸遼陽

夢狼

白翁直隸人長子甲筮仕南服二年道遠苦無耗適有瓜葛丁姓造謁翁以其久不至欸之丁素走無常談次翁輒問以冥事丁對語涉幻翁不深信但微哂之旣別後數日翁方臥見丁復來邀與同遊從之去入一城闕移時丁指一門曰此閭君家甥也時翁有甥子爲晉令訝曰烏在此丁曰倘不爲信入便知之翁入果見甥蟬冠豸繡坐堂上戟幢行列無人可通丁曳之出曰公子衙署去此不遠得無亦願見之否翁諾少間至一第丁

曰入之窺其門見一巨狼當道大懼不敢進丁又曰入之又入一門見堂上堂下坐者臥者皆狼也又視燐中白骨如山益懼丁乃以身翼翁而進公子甲方自內出見父及丁良喜少坐喚侍者治肴藪忽一巨狼銜死人入翁戰惕而起曰此胡爲者甲曰聊充庖廚翁急止之心怔忡不寧辭欲出而羣狼阻道進退方無所主忽見諸狼紛然噉避或竄牀下或伏几底錯愕不解其故俄有兩金甲猛士努目入出黑索索甲甲撲地化爲虎牙齒巉巉一人出利劍欲梟其首一人曰且勿且勿此明

年四月間事不如姑敲齒去乃出巨錘錘齒齒零落墮地虎大吼聲震山岳翁大懼忽醒乃知其夢心異之遣人招丁丁辭不至翁乃誌其夢使次子詣甲函戒哀切既至見兄門齒盡豁駭而問之則醉中墜馬所折考其時則父夢之日也益駭出父書甲讀之變色爲問曰此幻夢之適符耳何足怪時方路當路者得首薦故不以妖夢爲意弟居數日見其靈役滿堂納賄關說者中夜不絕流涕諫止之甲曰弟日居衡茅故不知仕途之關竅耳黜陟之權在上臺不在百姓上臺喜便是好官愛

百姓何術復令上臺喜也弟知不可勸止遂歸悉以告翁翁聞之大哭無可如何惟捐家濟貧日禱於神但求逆子之報不累妻孥次年報甲以薦舉作吏部賀者盈門翁惟歔歔伏枕托疾不見一客未幾聞子歸遂遇寇主僕殞命翁乃起謂人曰鬼神之怒止及其身祐我家者不可謂不厚也因焚香而報謝之慰藉翁者咸以爲道路之訛而翁殊深信不疑刻日爲之營兆而甲固未死先是四月間甲解任甫離境卽遇寇甲傾裝以獻之諸寇曰我等之來爲一邑之民洩冤憤耳寧專爲此哉

遂決其首又問家人有司大成者誰是司故甲腹心助桀爲虐者家人共指之賊亦決之更有蠹役四人甲聚歛臣也將攜入都並搜決訖始分貲入囊驚馳而去甲魂伏道旁見一宰官過問殺者何人前驅者報曰某縣白知縣也宰官曰此白某之子不宜使老後見此凶慘宜續其頭卽有一人擡頭置膝上曰邪人不宜使正以肩承領可也遂去移時復甦妻子往收其尸見有餘息載之以行從容灌之亦受飲但寄旅邸貧不能歸半年許翁始得確耗遣次子致之而歸甲雖復生而目能自

顧其肯不復齒人數矣翁婦子有政聲是年行取爲御史悉符所夢

與史氏曰竊歎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卽官不爲虎而吏且將爲狼况有猛於虎者耶夫人患不能自顧其後耳豈而使之自顧鬼神之教微矣哉

天宮

郭生京都人年二十餘儀容脩美一日薄暮有老嫗貽尊酒怪其無因嫗笑曰無須問但飲之自有佳境遂逕去揭尊微嗅冽香四射遂飲之忽大醉冥然罔覺及醒

則與一人並枕臥撫之膚膩如脂麝蘭噴溢蓋女子也問之不荅遂與交交已以手捫壁壁皆石陰陰有土氣酷類墳冢大驚疑爲鬼迷因問女子卿何神也女曰我非神乃仙耳此是洞府與有夙緣勿相訝但耐居之再入一重門有漏光處可以漫便旣而女起閉戶而去久之腹餒遂有女僮來餉以麵餅鴨臠使捫索而啖之黑漆不知昏曉無何女子來寢始知夜矣郭曰晝無天日夜無燈火食炙不知口處常常如此則姁娥何殊於羅刹天堂何別於地獄哉女笑曰爲爾俗中人多言喜泄

故不欲形色相見且暗摸索妍媸亦當有別何必燈燭
居數日幽悶異常屢請暫歸女曰來夕與君一遊天宮
便卽爲別次日忽有小鬟籠燈入曰娘子伺郎久矣從
之出是斗光中但見樓閣無數經幾曲畫廊始至一處
堂上垂珠簾繞巨燭如晝入則美人華妝南向坐年約
二十許錦袍霞目頭上明珠翹顫四垂地下皆設短燭
裙底皆照誠天人也郭迷亂失次不覺曲膝女令婢扶
曳入坐俄頃八珍羅列女行酒曰飲此以送君行郭鞠
躬曰向覲面不識仙人實所惶愧如容自贖願收爲沒

齒不二之臣女顧婢微笑使命移席臥室室中流蘇繡
帳衾褥香軟使郭就榻坐飲次女屢言君離家久暫歸
亦無所妨更盡一籌郭不言別女喚婢籠燭送之郭不
言僞醉眠榻上推之不動女使婢扶裸之一婢排私處
曰箇男子容貌溫雅此物何不文也舉置牀上大笑而
去女亦寢郭乃轉側女問醉乎曰小生何醉甫見仙人
神志顛倒耳女曰此是天宮未明宜早去如嫌洞府快
悶不如早別郭曰今有人夜得花開香潤幹而苦無燈
燭此情何以能堪女笑允給燈火漏下四點呼婢籠燈

抱衣而送之入洞見丹壑精工寢處薜蘿棕櫚人許厚
郭解屢擁衾婢徘徊不去郭凝視之風致娟好戲曰謂
我不交者卿耶婢笑以足蹴枕曰子宜偃矣勿復多言
視履端嵌珠如巨菽捉而曳之婢仆於懷遂相狎而呻
楚不勝郭問年幾何矣蒼云十七問處子亦知情乎曰
妾非處子然荒疎已三年矣郭研詰仙人姓氏及其清
貫尊行婢曰勿問卽非天上亦異人間若必知其確耗
恐無地矣郭遂不敢復問次夕女果以燭來相就寢食
以此爲常一夜女入日期以永好不意人情乖沮今將

糞除天宮不能復相容矣請以卮酒爲別郭泣下請得
脂澤爲愛女不許贈黃金一斤珠百顆三瓊旣盡忽亦
昏醉旣醒覺四體如縛糾纏甚密股不得伸首亦不得
出極力轉側暈墮牀下出手摸之則錦被囊裏細繩束
焉起坐凝思畧見牀櫺始知爲已齋中時離家已三月
家人謂其已死郭初不敢明言懼被仙譴然心疑怪之
竊問以告知交莫有知其故者被置牀頭香盈一室折
視則湖綿雜香屑爲之因珍藏焉後某達官聞而詰之
笑曰此賈后之故智也仙人烏得如此雖然此事亦宜

慎密洩之族矣有不嘗出入貴家言其樓閣形狀絕似
嚴東樓家郭聞之大懼攜家亡去未幾嚴伏誅始歸
異史氏曰高閣迷離香盈繡帳羅奴蹀躞履綴明珠非
權奸之淫縱豪勢之驕奢烏有此哉顧淫籌一擲金屋
變而長門唾壺未乾情田鞠爲茂草空牀傷意暗燭銷
魂金釵玉臺之前凝眸寶幄之內遂使糟邱臺上路入
天宮溫柔鄉中人疑仙子徐楚之帷薄固不足羞而廣
田自荒者亦足戒已

冤獄

朱生陽穀人少年佻達喜恢謔因喪偶往求媒媼遇其
鄰人之妻睨之美戲謂媼曰適睹尊鄰風雅妙麗若我
求凰渠可也媼亦戲曰請殺其男子我爲君圖之朱笑
曰諾更月餘鄰人出責負被殺於野令拘鄰保血膚
取實究無端緒惟媒媼述相謔之辭以此疑朱捕至百
口不承令又疑鄰婦與私撈掠之五毒慘至婦不能堪
誣伏又訊朱朱曰細嫩不任苦刑所言皆妄旣使冤死
而又加以不節之名縱鬼神無知予心何忍乎我實供
之可矣欲殺夫而娶其婦皆我之爲婦實不之知也問

何憑蒼言血衣可證及使人搜諸其家竟不可得又掠之死而復蘇者再朱乃云此母不忍出證據死我耳待自取之因押歸告母曰予我衣死也卽不與亦死也均之死故遲也不如其速也母泣入室移時取衣出付之令審其迹確擬斬再駁再審無異詞經年餘決有日矣令方慮囚忽一人直上公堂怒目視令而大罵曰如此憤憤何足臨民隸役數十輩將共執之其人振臂一揮頽然並仆令懼欲逃其人大言曰我關帝前周將軍也昏官若動卽便誅却令戰懼悚聽其人曰殺人者乃宮

標也於朱某何與言已倒地氣若絕少頃而醒面無人色及問其名則宮標也榜之盡服其罪蓋宮素不逞知其討負而歸意腰囊必富及殺之竟無所得聞朱誣服竊自幸是日身入公門殊不自知令問朱血衣所自來朱亦不之知喚其母鞠之則割臂所染驗其左臂刀痕猶未平也令亦愕然後以此被參揭免官罰贖羈留而死年餘鄰母欲嫁其婦婦感朱義遂嫁之

異史氏曰訟獄乃居官之首務培陰隲滅天理皆在於此不可不慎也躁急污暴固乖天和淹滯因循亦傷民

命一人興訟則數農失時一案既成則十家蕩產豈故
之細哉余嘗謂爲官者不濫受詞訟卽是盛德且非重
大之情不必羈候若無疑難之事何用徘徊卽或鄰里
愚民山村豪氣偶因鵝鴨之爭致起雀鼠之忿此不過
借官宰之一言以爲憑定而已無用全人祇須兩造笞
杖立加葛藤悉斷所謂神明之宰非耶每見今之聽訟
者矣一票旣出若或忘之攝牒者入手未盈不令消見
官之票承刑者潤筆不飽不肯懸聽審之牌朦蔽因循
動經歲月不及登長吏之庭而皮骨已盡矣而儼然而

民上也者偃息在牀漠若無事寧知水火獄中有無數
冤魂伸頸延息以望拯救耶然在奸民之凶頑固無足
惜而在良民之株累亦復何堪況且無辜之干連往往
奸民少而良民多而良民之受害且更倍於奸民何以
故奸民難虐而良民易欺也皂隸之所毆罵胥徒之所
需索皆相良者而施之暴身入公門如陷湯火早結一
日之案則早安一日之生有何大事而顧奄奄堂上若
死人似恐谿壑之不遽飽而故假之以歲時也者雖非
酷暴而其實厥罪維均矣嘗見一詞之中其急要不可

耳
少者不過三數人其餘皆無辜之赤子妄被羅織者也
或平昔以睡毗開嫌或當前以懷璧致罪故與訟者以
其全刁謀正案而以其餘毒復小讎帶一名於紙尾遂
成附骨之疽受萬罪於公門竟屬切膚之痛人跪亦跪
狀若鳥集人出亦出還同猱繫而究之官問不及吏詰
不至其實一無所用祇足以破產傾家飽蠹役之貪囊
鬻子典妻洩小人之私憤而已深願爲官者每投到時
畧一審詰當逐逐之不當逐逐之不過一濡毫一動腕
之間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養多少元氣從政者曾不

一念及此又何必析楊刀鋸能殺人哉

劉夫人

廉生者彰德人少篤學然早孤家甚貧一日他出暮歸
失途入一村有媼來謂曰廉公子何之夜得毋深乎生
方皇懼更不暇問其誰何便求假榻媼引去入一大第
有雙鬟籠燈導一婦人出年四十餘舉止大家媼迎白
廉公子至生趨拜婦喜曰公子秀發何但作富家翁子
卽設筵婦側坐勸醕甚殷而自己舉杯未嘗飲舉箸亦
未嘗食生惶惑屢審闕笑曰再盡三爵告君知生如

命已婦曰亡夫劉氏客江右遭變遽殞未亡人獨居荒僻日就零落雖有兩孫非鳴鴉卽駑駘耳公子雖異姓亦三生骨肉也且至性純篤故遂覲然相見無他煩薄藏數金欲倩公子持泛江湖分其贏餘亦勝案螢枯死也生辭以少年書癡恐負重託婦曰讀書之計先於謀生公子聰明何之不可遣婢運貲出交兌八百餘兩生惶恐固辭婦曰妾亦知公子未慣愁遷但試爲之當無不利生慮重金非一人可任謀合商侶婦云勿須但覓一樸慤諳練之僕爲公子服役足矣遂輪纖指以下之

曰伍姓者吉命僕馬囊金送生出曰臘盡條殘候洗寶裝矣又顧僕曰此馬調良可以乘御卽贈公子勿須將回生歸夜纔四鼓僕繫馬自去明日多方覓役果得伍姓因厚價招之伍老於行旅又爲人憊拙不苟貲財悉倚付之往涉荆襄歲杪始得歸計利三倍生以得伍力多於常格外另有酬賞謀同飛灑不令主知甫抵家婦已遣人將迎遂與俱去見堂上燕筵已設婦出備極慰勞生納貲訖卽呈簿籍婦置不顧少頃卽席歌舞鞞轄伍亦賜筵外舍盡醉方歸因生無家室畱守新歲次日

又求稽顙婦笑曰後無須爾妾會計久矣乃出冊示生
登誌甚悉並給僕者亦載其上生愕然曰夫人真神人
也過數日館穀豐盛待若子姪一日堂上設席一東面
一南面堂下一筵西向謂生曰明日財星臨照宜可遠
行今爲主份祖設祖帳以壯行色少間伍亦呼至賜坐
堂下一時鼓鉦鳴牀女優進呈曲目生命唱陶朱富婦
笑曰此先兆也當得西施作內助矣宴罷仍以全金付
生曰此不可以歲月計非獲巨萬勿歸也妾與公子所
憑者在福命所信者在心腹勿勞計算遠方之盈絀妾

自知之生唯唯而退往客淮上進身爲嵯賈踰年利又
數倍然生嗜讀操籌不忘書卷所與游皆文士所獲旣
盈隱思止足漸謝任於伍桃源薛生與最善適過訪之
薛一門俱適別業昏暮無所復之閤人延生入掃榻作
炊細詰主人起居蓋是時方訛傳朝廷欲選良家女犒
邊庭民間騷動聞有少年無婦者不通媒妁竟以女送
諸其家至有一夕而得兩婦者薛亦新婚於大姓猶恐
輿馬喧動爲大令所聞故暫遷於鄉初吏向盡方將拂
榻就寢忽聞數人排闥入闢人不知何語但聞一人云

官人既不在家秉燭者何人闖入荅是廉公子遠客也
俄而問者已入袍帽光潔畧一舉手卽詰邦族生告之
喜曰吾同鄉也岳家誰氏荅云無之益喜趨出急招一
少年同入敬與爲禮卒然曰實告公子某慕姓今夕此
來將送舍妹於薛官人至此方無策進退維谷之際適
逢公子寧非數乎生以未悉其人故躊躇久不敢應慕
竟不聽其致詞急呼送女者少間二嫗扶女郎入坐生
榻上視之年十五六佳妙無雙生喜始整巾向慕謝又
囑聞人行沽畧盡欵洽慕言先世彰德人母族亦世家

今凌夷矣聞外祖遺有兩孫不知家况何似生問伊誰
曰外祖劉字暉若聞在郡北三十里生曰僕郡城東南
人去北里頗遠年又最少無多交知郡中此姓最繁止
知郡北有劉荆卿亦文學士未審是否然貧矣慕曰某
祖墓尚在彰郡每欲兩櫬歸葬故里以資斧未辦姑猶
遲遲今妹從去歸計益決矣生聞之銳然自任二慕俱
喜酒數行辭去生却僕移燈琴瑟之愛不勝言次日薛
已知之趨入城除別院館生生詣淮交盤已隔伍居肆
裝貲返桃源同二慕啟岳父母骸骨兩家細小載與俱

歸入門安置已囊金詣主前僕已候於途從去婦逆見
色喜曰爾來公載得西子來矣前日爲客今日爲吾甥
壻也置酒迎塵倍益親愛生服其先知因問夫人與岳
母遠近婦云勿問久自知之乃堆金案上瓜分爲五自
取其二曰吾無用處聊貽長孫生以過多辭不受悽然
曰吾家零落宅中喬木被人伐作薪孫子去此頗遠門
戶蕭條煩公一營辦之生諾而金止受其半婦強內之
送生出揮涕而返生疑怪間回視第宅則爲墟墓始悟
婦卽妻之外祖母也既歸贖墓田一頃封植偉麗劉有

二孫長卽荆卿次玉卿飲博無賴皆貧兄弟詣生申謝
生悉厚贈之由此來往最稔生頗道其經商之由玉卿
竊意冢中多金夜合博徒數輩發墓搜之剖棺露肉竟
無少獲失望而散生知墓被發以告荆卿荆卿詣生同
驗之入壙見案上纍纍前所分金具在荆卿欲與生共
取之生曰夫人原畱此以待兒也荆卿乃囊運而歸告
諸邑宰訪緝甚嚴後一人賣墳中玉簪獲之窮訊其黨
始知玉卿爲首宰將治以極刑荆卿代哀僅得賒死墓
內外兩家並力營繕較前益堅美由此廉劉皆富惟玉

卿如故生及荆卿常河潤之而終不足供其博賭一夜盜入生家執索金貨生所藏金皆以千五百爲箇發示之盜取其二止有鬼馬在廐用以運之而去使生送諸野乃釋之村衆望盜火未遠譟逐之賊驚遁其至其處則金委路側馬已倒爲灰燼始知馬亦鬼也是夜只失金釧一枚而已先是盜執生妻悅其美將就淫之一盜帶面具力誚止之聲似玉卿盜釋生妻但脫腕釧而去以是疑玉卿然心竊德之後盜以釧質賂爲捕役所獲詰其黨果有玉卿宰怒備極五毒兄與生謀欲以重賄

脫之謀未成而玉卿已死生猶時卹其妻子生後登賢書數世皆素封焉嗚呼貪字之點畫形象甚近乎貧如玉卿者可以鑒矣

神女

米生者閩人傳者忘其名字郡邑偶入郡醉過市廛聞高門中簫鼓如雷問之居人云是開壽筵者然門庭亦殊清寂聽之笙歌繁響醉中雅愛樂之並不問其何家卽街頭市祝儀投晚生刺焉或見其衣冠樸陋便問君係此翁何親荅言無之或言此流寓者僑居於此不審

何官甚貴保也既非親屬將何求生聞而悔之而刺已入矣無何兩少年出逆客華裳眩目丰采都雅揖生入見一叟南向坐東西列數筵客六七人皆似貴冑見生至盡起爲禮叟亦杖而起生久立待與周旋而叟殊不離席兩少年致詞曰家君衰邁起拜良艱予兄弟代謝高賢之見枉也生遜謝而罷遂增一筵於上與叟接席未幾女樂作於下座後設琉璃屏以幃內簪鼓吹大作座客不復可以傾談筵將終兩少年起各以巨杯勸客杯可容三斗生有難色然見客受亦受頃刻四顧主客

盡醺生不得已亦強盡之少年復斟生覺憊甚起而告退少年強挽其裾生大醉過地但覺有人以冷水灑面恍然若寤起視賓客盡散惟一少年捉臂送之遂別而歸後再過其門則已遷去矣自郡歸偶適市一人自肆中出招之飲視之不識姑從之入則座上先有里人鮑莊在焉問其人乃諸姓市中磨鏡者也問何相識曰前日上壽者君識之否生言不識諸言予出入其門最稔翁傳姓但不知何籍何官先生上壽時我方在墀下故識之也日暮飲散鮑莊夜死於途鮑父不識諸執名訟

生檢得鮑莊體有重傷生以謀殺論死備歷械梏以諸未獲罪無申證訟繫之年餘直指巡方廉知其寃出之家中田產蕩盡而衣巾革襦冀其可以辯復於是攜囊入郡日將暮步履頗殆休於路側遙見小車來二青衣夾隨之既過忽命停輿車中不知何言俄一青衣問生君非米姓乎生驚起諾之問何貧窶若此生告以故又問安之又告之青衣去向車中語俄復返請生至車前車中以纖手牽簾微睨之絕代佳人也謂生曰君不幸得無妄之禍聞之太息今日學使署中非白手可以出

入者途中無可解贈乃於髻上摘珠花一朶授生曰此物可以鬻白金請緘藏之生下拜欲問官闕車行甚疾其去已遠不解何人執花諦視上綴明珠非凡物也珍藏而行至郡投狀上下勒索甚苦出花展視不忍置去遂歸歸而無家依於兄嫂幸兄賢爲經紀貧不廢讀過歲赴郡應童子試悞入深山會清明節游人甚衆有數女騎來內一女郎卽曩年車中人也見生停驂問其所往生具以對女驚曰君衣頂尚未復耶生慚然於衣下出珠花曰不忍棄此故猶童子也女郎暈紅上頰旣囑

坐待路過歛段而去久之婢馳馬來以裹物授生曰
娘子言今日學使之門如市贈白金二百爲進取之資
生辭曰娘子惠我多矣自分掇芹非難重金所不敢受
但生以姓名繪以小像焚香供之足矣婢不顧委地下
而去生由此用度頗足然終不屑黃金後入邑庠第一
以金授兄兄善居積三年舊業盡復適園中巡撫爲生
祖門人優卹甚厚兄弟稱巨家矣然生素清硬雖屬大
僚通家而未嘗有所干謁一日有客裘馬至門都無識
者出視則傳公子也揖而入各道間闊治具相款客辭

以冗然亦不竟言去已而有酒既陳公子起而請問相
將入內拜伏於地生驚問何事悽然曰家君適罹大禍
欲有求於撫臺非兄不可生辭曰渠雖世誼而以私干
人生平所不爲也公子伏地哀泣生厲色曰小生與公
子一飲之知交耳何遂以喪節強人公子大慚起而別
去越日方獨坐有青衣人入視之卽山中贈金者生方
驚起青衣曰君忘珠花否生曰唯唯不敢忘曰昨公子
卽娘子胞兄也生聞之竊喜僞出此難相信若得娘子
親見一言則油鼎可蹈耳不然不敢奉命青衣出馳馬

而去更盡復返扣扉入曰娘子來矣言未已女郎慘然
入向壁而哭不作一語生拜曰小生非卿無以有今日
但有驅策敢不惟命女曰受人求者常驕人求人者常
畏人中夜奔波生平何解此苦祇以畏人故耳亦復何
言生慰之曰小生所以不遽諾者恐過此一見爲難耳
使卿以夜蒙露吾知罪矣因挽其袂隱抑搔之女曰子
誠敝人也不念疇昔之義而欲乘人之危子過矣子過
矣忿然而出登車欲去生追出謝過長跪而求遮之青
衣亦爲緩頰女意稍解就車中謂生曰實告君妾非人

乃神女也家君爲南岳都理司偶失禮於地官將達帝
聽非本地都人官印信不可解也君如不忘舊義以黃
紙一幅爲妾求之言已車發遂去生歸悚懼不已乃假
驅崇言於巡撫巡撫謂其事近巫蠱不許生以厚金賂
其心腹諾之而未得其便也既歸青衣候門生具告之
默然遂去意似怨其不忠生追送之曰歸語娘子如事
不諧我以身命殉之既歸終夜輾轉不知計之所出適
院署有寵姬購珠乃以珠花獻之姬大悅竊印爲之鈴
之懷歸青衣適至笑曰幸不辱命然數年貧賤乞食所

不忍鬻者。今還爲主人棄之矣。因告以情。且曰。黃金拋
置。我都不惜。寄語娘子。珠花須要償也。踰數日。傅公子
登堂。由謝。納黃金百兩。生作色曰。所以然者。爲令妹之
惠我無私耳。不然。卽萬金豈足以易名節哉。再強之聲。
色益厲。公子慚而去。曰。此事殊未了。翼日。青衣奉女郎
命。進明珠百顆。曰。此足以償珠花耶。生曰。重花者。非貴
珠也。設當日贈我萬鎰之寶。直須賣作富家翁耳。什襲
而甘貧賤。何爲乎。娘子神人。小生何敢他望。幸得報洪
恩於萬一。死無憾矣。青衣置珠案間。生朝拜而後却之。

越數日。公子又至。生命治酒肴。公子使從人入廚下。自
行烹調。相對縱飲。懽若一家。有客餽苦糯。公子飲而美
之。引盡百瓊。面頰微頰。乃謂生曰。君真介士。愚兄弟不
能早知君。有愧裙釵多矣。家君感大德。無以相報。欲以
妹子附爲婚姻。恐以幽明見嫌也。生喜懼非常。不知所
對。公子辭而出。曰。明夜七月初九。新月鉤辰。天孫有少
女下嫁吉期也。可備青廬。次夕果送女郎至。一切無異
常人。三日後。女自兄嫂以及婢僕大小。皆有餽賞。又最
賢。事嫂如姑。數年不育。勸納嗣室。生不肯。適兄買於江

淮爲買少姬而歸姬顧姓小字博士貌亦清婉夫婦皆喜見髻上插珠花甚似當年故物摘視果然異而詰之荅云昔有巡撫妾死其婢盜出鬻於市先人廉其直買而歸妾愛之先人無子生妾一人故所求無不得後父死家落妾寄養於顧媼之家顧妾姨行見珠屢欲售去妾投井覓死故至今猶存也夫婦歎曰十年之物復歸故主豈非數哉女另出珠花一朵曰此物久無偶矣因並賜之親爲簪於髻上姬退問女郎家世甚悉家人皆諱言之陰語生曰妾視娘子非人間人也其睂目間有

神氣昨簪花時得近視其美麗出於肌裏非若凡人以黑白位置中見長耳生笑之姬曰君勿言妾將試之如其神但有所須無人處焚香以求彼當自知女郎繡襪精工博士愛之而未敢言乃卽閨中焚香祝之女早起忽檢篋中出襪遣婢贈博士生見之而笑女問故以實告女曰黠哉婢乎因其慧益憐愛之然博士益恭味爽時必熏沐以朝後博士一舉兩男兩人分字之生年八十女貌猶如處子生抱病女鳩匠爲材令寬大倍於尋常旣死女不哭男女他適則女已入材中死矣因並葬

之至今傳爲大材塚云

異史氏曰女則神矣博士而能知之是遵何術歟乃知人之慧固有靈於神者矣

湘裙

晏仲陝西延安人與兄伯同居友愛敦篤伯三十而卒無嗣妻亦繼亡仲痛悼之每思生二子則以一子爲兄後甫舉一男而仲妻又死仲恐繼室不卹其子將購一妾鄰村有貨婢者仲往相之客不稱意情緒無聊被友人醕酌醺醉而歸途中遇故窗友梁生握手殷殷邀過

其家醉中忘其已死從之而去入其門並非舊第疑而問之荅云新移此耳入而謀酒則家釀已竭囑仲坐待挈瓶往沽仲出立門外俟之見一婦人控驢而過有童子隨之年可八九歲面目神色絕類其兄心惻然動急尾綴之便問童子何姓荅言姓晏仲益驚又問汝父何名笑言不知言次已至其門婦人下驢入仲執童手曰汝父在家否童子諾而入頃之一媼出窺真其嫂也訝叔何來仲大悲隨之而入見廬落亦復整頓因問兄何在曰責負未歸問跨驢何人曰此汝兄妾甘氏生兩男

矣長阿大赴市未返汝所見者阿小坐久酒漸解始悟
所見皆鬼以兄弟情切卽亦不懼嫂溫酒治具仲急欲
見兄促阿小覓之良久哭而歸曰李家負欠不還反與
父鬪仲聞之與阿小奔而去見有兩人方摔兄地上仲
怒奮拳直入當者盡踏急救兄起敵已俱奔追捉一人
捶楚無算始起執兄手頓足哀泣兄亦泣旣歸舉家慰
問乃具酒食兄弟相慶居無何一少年入年約十六七
伯呼阿大令拜叔仲挽之哭向兄曰大哥地下有兩男
子而墳墓不掃弟又子少而驟奈何伯亦悽惻嫂謂伯

曰遣阿小從叔去亦得阿小聞之依叔肘下眷戀不去
仲撫之倍益酸辛問汝樂從否荅云樂從仲念鬼雖非
人慰情亦勝無也因爲解顏伯曰從去但勿嬌慣宜啖
以血肉驅向日中曝之午過乃已六七歲兒歷春及夏
骨肉更生可以娶妻育子但恐不壽耳言間門外有少
女窺聽意致溫婉仲疑爲兒女便以問兄兄曰此名湘
裙吾妾妹也孤而無歸寄養十年矣問已字否伯云尚
未近有媒議東村田家女在窗外小語曰我不嫁田家
牧牛子仲頗有動於中而未便明言旣而伯起設榻於

齊止弟宿。仲雅不欲留，而意戀湘裙，將設法以窺兄意。遂別，兄就榻時，方初春，氣候猶寒，齋中風無烟火，森然起，栗對燭冷坐，思得小飲。俄而阿小推扉入，以杯羹斗酒置案上。仲喜極，問誰之爲。荅云：湘姨酒將盡，又以灰覆盆火，擲牀下。仲問爺娘寢乎？曰：睡已久矣。汝寢何所？曰：與湘姨共榻耳。阿小候叔眠，乃掩門去。仲念湘裙慧而解意，益愛慕之。又以其能撫阿小，欲得之心益堅。輾轉牀頭，終夜不寢。早起告兄，曰：弟子然無偶，煩大哥留意也。伯曰：吾家非一瓢一擔者，物色當自有人。地下卽

有佳麗，恐於弟無所利益。仲曰：古人亦有鬼妻，何害？伯似會意，便言湘裙亦佳，但以巨針刺人迎，血出不止者，乃可爲生人妻。何得草草？仲曰：得湘裙撫阿小，亦得伯但搖首，仲求之不已。嫂曰：試捉湘裙，強刺驗之，不可。乃已。遂握針出門外，遇湘裙，急捉其腕，則血痕猶溼。蓋聞伯言，早自試之矣。嫂釋手而笑，反告伯曰：渠作有意喬才久矣，尚爲代慮耶？妾聞之，怒趨近湘裙，以指刺眶，而罵曰：淫婢，不羞欲從阿叔，奔去耶？我定不如其願。湘裙愧憤，哭欲覓死。舉家騰沸。仲乃大慚，別兄嫂，率阿小而

出兄曰弟姑去阿小勿使復來恐損其生氣也仲諾之
既歸僞增其年托言兄賣婢之遺腹子衆以其貌酷類
亦信爲伯遺體仲教之讀輒遣抱一卷就日中誦之初
以爲苦久而漸安六月中几案灼人而兒戲且讀殊無
少怨見甚慧日盡半卷夜與叔抵足恒背誦之仲甚慰
又以不忘湘裙故不復作燕樓想矣一日雙媒來爲阿
小議婚中饋無人心甚躁急忽甘嫂自外入曰阿叔勿
怪吾送湘裙至矣緣婢子不識羞我故挫辱之叔如此
表表而不相從更欲從何人者見湘裙立其後心甚歡

悅肅嫂坐具述有客在堂乃趨出少間復入則甘氏已
去湘裙卸妝入廚下刀砧盈耳矣俄而有馘羅列烹飪
得宜客去仲入見湘裙凝妝坐室中遂與交拜成禮至
晚女仍欲與阿小共宿仲曰我以陽氣溫之不可離也
因置女別室惟晚間杯酒一往歡會而已湘裙撫前子
如已出仲益賢之一夕夫婦欵洽仲戲問陰世有佳人
否女思良久荅言未見惟鄰女歲靈仙羣以爲美顧貌
亦猶人要善修飾耳與妾往還最久心中竊鄙其蕩也
如欲見頃刻可致但此等人未可招惹仲急欲一見女

把筆似欲作書既而擲管曰不可不可強之再四乃曰勿爲所惑仲諾之遂紙作數畫若符於門外焚之少時簾動鉤鳴吃吃作笑聲女起曳入高髻雲鬋殆類畫圖扶坐牀頭酌酒相叙間潤初見仲猶以紅袖掩口不甚縱談數瓊後嬉狎無忌漸伸一足壓仲衣仲心迷亂不知魂之所舍目前惟碍湘裙湘裙又故防之頃刻不離於側歲靈仙忽起舉簾而出湘裙從之仲亦從之歲靈仙握仲趨入他室湘裙甚恨而無如何憤然歸室聽其所爲而已既而仲入湘裙責之曰不聽我言恐後却之

不得耳仲疑其妬不樂而散次夕歲靈仙不招自來湘裙甚厭見之傲不爲禮仙竟與仲相將而去如此數夕女望其來則詬辱之而亦不能却也月餘仲病不起始大悔喚湘裙與共寢處冀可避之晝夜防稍懈則人鬼已在陽臺矣湘裙操杖逐之鬼忿與爭湘裙荏弱手足皆爲所傷仲寢以沉困湘裙泣曰吾何以見吾姊乎又數日仲冥然遂死初見二隸執牒入不覺從去至途患無資斧邀隸便道過見所見見之驚駭失色問弟近何作仲曰無他但有鬼病耳實告之兄曰是矣乃出白金

一裹謂隸曰姑笑納之吾弟罪不應死請釋歸我使豚
兒從去或無不諧便喚阿大陪隸飲反身入家徧告以
故乃令其氏隔壁喚歲靈仙俄至見仲欲遁伯揪髮罵
曰淫婢生爲蕩婦死爲賤鬼不齒羣衆久矣又崇吾弟
耶立批之雲鬢蓬飛妖容頓滅久之一姬來伏地哀懇
伯又責姬縱女宜淫訶詈移時始令與女俱去伯乃送
仲出飄忽間已抵家門直抵臥室豁然若寤始知適間
之已死也伯責湘裙曰我與若姊謂汝賢能故使從吾
弟反欲促吾弟死耶設非名分之嫌伊當撻楚湘裙慚

懼啜泣望伯伏謝伯顧阿小喜曰兒居然生人矣湘裙
欲出作黍伯辭曰弟事未辦我不遑暇阿小年十三漸
知戀父見父出零涕從之父曰從叔最樂我行復來耳
轉盼遂逝自此不復通問矣後阿小娶婦生一子亦
年三十而卒仲撫其孤如姪生時仲年八十其子二十
餘矣乃析之湘裙無所出一日謂仲曰我先驅狐狸於
地下可乎盛妝上牀而歿仲亦不哀半年亦歿

異史氏曰天下之友愛如仲幾人哉宜其不死而益之
以年也陽絕陰嗣此皆不忍死見之誠心所格在人無

此理在天宮有此數乎地下生子願承前業者想亦不少恐承絕產之賢兄賢弟不官收恤耳

羅祖

羅祖卽墨人也少貧喜豪縱族中應出一丁戍北邊卽以羅往羅居邊數年生一子駐防守備雅厚遇之會守備遷陝西叅將欲攜與俱去羅乃托妻子於其友李某者遂西自此三年不得反適叅將欲致書北塞羅乃自陳請以便道省妻子叅將從之羅至家妻子無恙良慰然牀下有男子遺帛心疑之旣而詣李申謝李致酒殷

勤妻又道李恩義羅感激不勝明日謂妻曰我往致主命暮不能歸勿伺也出門跨馬去匿身近處更定卻歸聞妻與李臥語大怒破扉二人懼膝行乞死羅抽刃出已復韜之曰我始以汝爲人也今若此殺之污吾刀耳與汝約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充之馬匹器械具在我逝矣遂去鄉人共聞於官官答李李以實告而事無驗見莫可質憑遠近搜羅則絕匿名跡官疑其因奸致殺益械李及妻逾年並桎梏以死乃驛送其子歸卽墨後石匣營有樵入山見一道士坐洞中未嘗求食衆以爲

異質耀供之。或有識者。蓋卽羅也。餽遺滿洞。羅終不食。意似厭囂。以故來者漸寡。積數年。洞外蓬蒿成林。或潛窺之。則坐處不曾少移。又久之。見其出游山上。就之已杳。往瞰洞中。則衣上塵蒙如故。益奇之。更數日而往。則玉柱下垂。坐化已久。土人爲之建廟。每三月間。香楮相屬於道。其子往。人皆呼以小羅祖。香稅悉歸之。今其後人猶歲一往收稅金焉。沂水劉宗玉。向予言甚詳。予笑曰。今世諸檀越。不求爲聖賢。但望成佛祖。請遍告之。若要立地成佛。須放下刀子去。

橘樹

陝西劉公爲興化令。有道士來獻盆樹。視之則小橘。細裁如指。擯弗受。劉有幼女。時六七歲。適值初度。道士云。此不足供大人清玩。聊祝女公子福壽耳。乃受之。女一見。不勝愛悅。竄諸閨闥。朝夕護之。唯恐傷劉。任滿橘盈把矣。是年初結實。簡裝將行。以橘重贅。謀棄去。女抱樹嬌啼。家人給之曰。暫去。且將復來。女信之。涕始止。又恐爲大方者負之。而去。立視家人移栽。墀下乃行。女歸受莊氏聘。莊內戊登進士。釋褐爲興化令。夫人大喜。竊意

十餘年橘不復存及至則樹已十圍實纍纍以千計問之故役皆云劉公去後橘甚茂而不實此其初結也更奇之莊任三年繁實不改第四年憔悴無少華夫人曰君任此不久矣至秋果解任

與史氏曰橘其有夙緣於女歟何遇之巧也其實也似感恩其不華也似傷離物猶如此而況於人乎

木雕美人

商人白有功言在灤口河上見一人荷竹簾牽巨犬二於簾中出木雕美人高尺餘手目轉動艷妝如生又以

小錦韉被犬身便令跨坐安置已叱犬疾奔美人自起學解馬作諸劇銙而腹藏腰而尾贅跪拜起立靈變不訛又作昭君出塞別取一木雕兒插雉尾披羊裘跨犬從之昭君頻頻回顧羊裘兒揚鞭追逐真如生者

金永年

利津金永年八十二歲無子媼七十八歲自分絕望忽夢神告曰本應絕嗣念汝質販準賜予一子醒以告媼媼曰此真妄想兩人皆將就木何由生子無何媼腹震動十月竟舉一男

孝子

青州東香山之前有周順亭者事母至孝母股生大疽痛不可忍晝夜嘔呻周撫飢進藥至忘寢食數月不痊周憂煎無以爲計夢父告曰母疾賴汝孝然此創非人膏塗之不能愈徒勞焦惻也醒而異之乃起以利刀割脇肉肉脫落覺不甚苦急以布纏腰際血亦不注於是烹肉作膏敷母患處痛截然頓止母喜問何藥而靈效如此周詭對之母創尋愈周每掩護割處卽妻子亦不知也旣痊有巨痕如掌妻詰之始得其情

異史氏曰割股爲傷生之事君子不貴然愚夫婦何知傷生之爲不孝哉亦行其心之所不自己者而已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猶在天壤司風教者重務良多無暇彰表則闡幽明微賴茲芻蕘

獅子

暹邏貢獅每止處觀者如堵其形狀與世傳繡畫者迥異毛黑黃色長數寸或投以雞先以爪搏而吹之一吹則毛盡落如掃亦理之奇也

梓潼令

常進士大忠太原人候選在都前一夜夢文昌投刺拔
籤得梓潼令奇之後丁艱歸服闋候補又夢如前默思
豈復任梓潼乎已而果然

聊齋志異卷九終

V 42270

